

新 中 學 文 庫

鄭 成 功

王 鍾 麒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百 科 小 叢 書

鄭 成 功

王 鍾 麒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鄭成功

目次

第一篇 家世與時勢

第一章 鄭氏之先世與家庭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弘光始末與閩浙分立……………六

第三章 隆武覆敗與芝龍降清……………一二

第二篇 抗清運動之展布

第一章 初建義旗與據守金廈……………一九

第二章 縱橫海上與魯王來依……………二七

第三章 屢拒清誘與圍攻福州……………三八

第四章	大舉北伐與直取瓜鎮·····	五四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五章	金陵慘敗與廈門卻敵·····	六一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篇 臺灣之營闢

第一章	臺灣之地位與歷史·····	六九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章	驅除荷蘭與開建郡縣·····	七三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篇 餘烈之終替

第一章	永曆之亡與成功之歿·····	七九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章	鄭經之繼立與友軍之消滅·····	八五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	金廈之失守與泉漳潮惠之再舉·····	九一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章	清師之漸逼與臺灣之沒落·····	九八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參考書目

鄭成功

第一篇 家世與時勢

第一章 鄭氏之先世與家庭

成功姓鄭氏，初名森，明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。所居地名東石，在石井巡司境，即府城南三十里之安平鎮也。世爲府掾。祖紹祖，泉州庫吏。庫街故與府治後衙相望。父芝龍，字飛皇，（一作飛黃）小字一官。一官七歲（一作十歲）時，戲投石子，誤中知府蔡善繼冠。善繼擒治之，見其秀麗，笑曰：「法當貴而封。」遂釋之去。比長，有膂力，蕩逸不喜讀。安平濱海，有李習者以商舶往來日本，一官父事之，附海舶東渡至長崎。一官時年十八，貌又姣好，羣商悅之，與俱日就島主宴飲歌舞焉。有平戶士族田

川氏女（一作翁氏）悅一官，遂聘之，即成功母也。

李習既撫一官，乃授之萬金，寄其妻子。會習死，一官乾沒之，與弟芝虎流入顏思齊（一作振泉）黨爲海盜。思齊海澄人，亡命日本，與其黨二十八人出沒臺灣、金門、廈門間。及死，衆禱諸天，擲碗得聖筮而碗不破者立爲主帥。一官三擲而碗不破，遂以爲主。於是改名芝龍，始通家耗。置蘇杭、兩京珍玩，與販琉球、朝鮮、真臘、占城諸國，掠潮、惠、肇、福、汀、漳、台、紹之間。久之，所得不資，儼然海王矣。

天啓六年（一六二六）三月，芝龍犯金門、廈門。四月，犯廣東之靖海甲子地方。當事者以蔡善繼有拋石不責之恩於芝龍，擢爲泉州巡海道，欲有以撫之。芝龍遂詣泉州降。而巡撫朱欽相第令繳船隻軍器，候安插。其弟芝虎說芝龍曰：「此欲散我黨羽耳！」乃揚帆去。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），犯閩之銅山，敗都司洪先春。又犯金門，獲游擊盧毓英。芝龍縱之還，且曰：「朝廷苟一爵相加，東南可高枕矣。」都督俞咨皋檄千戶馬勝、百戶楊世爵勦之鎮海衛，皆敗死，且大調兵船會勦。或議避之粵東。芝龍曰：「咨皋膏粱純嘏，徒讀父書，（咨皋爲平倭寇名將俞大猷之子，故云然。）何足懼哉！」遂併力拒敵，大破之浯嶼。咨皋遁入廈門。給事中顏繼祖糾之，咨皋坐是覲職。於是芝龍縱橫沿海，當事者

莫敢問焉。

其年秋七月，巡撫熊文燦從泉州知府王猷之請，遣盧毓英招之。芝龍降，重賂當道掣紳。惟少詹事林銑不見其使，反其牘背署之曰：「人有向善之心而不與人爲善者，非也；與人爲善而又因以爲利者，亦非也。」遂以義士鄭芝龍收鄭一官題奏，委爲海防游擊。當是時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，每一船例入三千金，歲入千萬計，以此，芝龍富堪敵國。乃築城於安平，宮室縱橫數里，海梢直通臥內，逕達海。其守城兵餉自給，不取於官。旗幟鮮明，戈甲堅利。凡賊遁入海者，檄付芝龍，取之若寄。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。芝龍習豪奢，製生犀黃金爲甲，每出，則百餘人如一人，莫辨其孰爲芝龍也。巡撫沈猶龍與之有舊，猶龍母誕日，芝龍進珊瑚高尺餘，飾以珠龍金盒。猶龍歎賞，復進一株。其侈汰多類是。芝龍有弟芝虎、芝彪（後改名鴻達）、芝豹（小字莽二）及猶子彩，俱知名，一門聲勢煊赫東南矣。時南安有苟愍，惠安有劉香老，皆稱富強。苟愍先亡，香老恃衆不就撫，剽掠海上。芝龍已積官至都督同知，頗有縱敵嫌；按察使曾櫻以百口保之，芝龍感激，遂以八年（一六三五）四月合粵兵擊香老於四尾遠洋。旣而進戰於五虎門之定海所，芝龍力不敵，而芝虎勇甚，望見香老乘大艦指揮兵

士，乃以輕舟超艦而上，直前取之。香老左右惶急，莫敢縱兵。香老顧亦勇，自起格虎，兵器墮，遂徒手而搏，相持入海以死。芝龍既併其衆，勢益強。遂以海利交通朝貴，寢以大顯。先是，芝龍妻子留日本，格於彼俗不得歸。（贅婿例不許歸。）及平香老，以功官都督。其子森在日已七歲矣。芝龍屢請於日，不能得，乃遣人齎金帛往，圖畫芝龍爲大帥秉鉞海表，軍容煊赫狀。其外家頗憚之，乃謀於衆，遣森還，田川氏則仍留住彼中也。

森儀容俊偉，倜儻有大志。每東向望其母，輒掩涕，大爲季父芝豹所窘。叔父鴻達甚器之，每摩其頂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駒也。」讀書不治章句，作洒掃應對進退題文，中有「湯武之征誅，一洒掃也。堯舜之揖讓，一應對進退也。」語塾師大奇之。先輩王觀光亦謂芝龍曰：「是兒英物，非若所及也！」年十五，補南安縣學生員，試高等，食饌有術士視之，驚曰：「此奇男子，骨相非凡。乃命世雄才，非科甲中物也！」弘光時，入南京太學，聞錢謙益名，執贄爲弟子，謙益字之曰大木。及唐王立閩中，建號隆武，是爲紹宗襄皇帝。芝龍使森入朝，帝奇其貌，與語大悅，撫森背曰：「恨朕無女妻卿，卿當盡忠吾家，無相忘也！」因賜國姓，名成功，命爲御營中軍都督，儀同駙馬都尉，宗人府宗正。自此，中外稱之爲「國姓」。

日本聞芝龍貴寵，乃送田川氏至安平。（按成功受賜國姓，當稱朱成功。而民間及外邦每尊之爲「國姓爺」，由是輾轉遂譯，西籍乃有 Koxinga, Koxien 之名。乃國人不察，往往譯作「高新加」等類似姓名，一若明末開闢臺灣者別有一高姓之人，是則不可不辨而正之也。）至是，成功母子始慶完聚焉。

第二章 弘光始末與閩浙分立

芝龍就撫之初，北方流賊已大起。十餘年來，芝龍官階日益高，而北方賊氛亦日益熾。崇禎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三月，賊魁李自成陷京師，思宗自縊於景山；黃河南北及荊楚、巴、蜀之地乃土崩魚爛而不可收拾矣。先是，賊近畿輔，大臣疏請南遷，或請命太子視師江南，帝悉不聽。及京師覆沒，報至南京，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次浦口。諸大臣議立新君，時福王由崧、潞王常淂俱以避賊南來，倫序當屬福王，而以德則潞王賢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，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、總兵高傑、劉澤清、黃得功、劉良佐等定策立之，送福王至儀真，連營江北，勢張甚。可法不得已，奉福王卽帝位於南京，以明年爲弘光元年。士英自爲首相，出可法督師江北。可法分江北爲四鎮：以劉澤清轄淮、海，經理山東一路；高傑轄徐、泗，經理開、歸一路；劉良佐轄鳳、壽，經理陳、杞一路；黃得功轄滁、和，經理光固一路。又進左良玉爵爲寧南侯，以上游之事委之。然諸武臣各占地，賦入自豐，置封疆兵事不問，乃與廷臣互分黨援，干預朝政，甘心爲人作排擠異己之具而不恤焉。

時芝龍坐大閩中，而其弟鴻逵方以總兵官屯鎮江，芝豹及猶子彩竝爲水師副將。有同官陳謙者，嘗與芝龍盟於廣州，南都立，謙陳追勦之策，部議謂其切時務，且與閩帥交善，令齎敕書金帛獎諭芝龍，調其兵六千人入衛，歸鴻逵統領，并封芝龍爲南安伯。比啓敕書，乃誤書「南安」爲「安南」，芝龍愕然。謙曰：「安南則兼兩廣，若南安僅一邑耳，請留券而易詔。」芝龍大喜，厚贈而別。是年（崇禎十七年）冬十月丙辰，復以芝龍爲總兵官，鎮守福建。甲戌，命鴻逵掛鎮海將軍印。由是，鄭氏遂屹然爲南中重望矣。

馬士英既得志，乃引先朝逆案（即魏忠賢黨案）巨魁阮大鍼爲兵部尚書，相與排斥正人。大學士姜曰廣、左都御史劉宗周、吏部尚書張慎言、侍郎呂大器等，皆以宿德重望在位，相繼被逐。盡召逆案中楊維垣、虞廷弼等十餘人布列要津。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，光斗弟也，故與大鍼世仇，又嘗首劾士英，大鍼誣以罪，逮下獄，而盡雪逆案中賈繼春等。楊維垣遂追論三朝當局，力詆王之案。楊漣等，而爲霍維華等訟冤。乃命重頒三朝要典，（魏黨藉以壓制東林諸人者，崇禎初定逆案，撤消此典，）宣付史館，並追卹逆案諸臣。會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，逮下詔獄，大鍼欲假以誅東林及夙所不合者，

因造十八羅漢、五十三參之目，書史可法、高弘圖等名，一時人望，無不備列，納大悲袖中，將窮治其事。士英不欲興大獄，乃止誅大悲，諸人獲免。

初，李自成陷京師，總兵官吳三桂方以防清擁兵駐山海關。自成執其父襄，令書以招之。三桂將降，至灤州，聞愛妾陳沅爲自成將劉宗敏掠去，憤甚，疾歸山海關，襲破賊將。自成怒，自將攻之。三桂懼，乞師於清。時清太宗已殂，子福臨卽位，是爲清世祖，改元順治，皇叔父睿親王多爾袞攝政。三桂至其軍，多爾袞許之，率明降臣洪承疇等赴援。其年四月，大破自成兵於山海關。自成還北京，殺吳襄，焚宮闕，悉載輜重西走，多爾袞遂入北京，命肅親王豪格略山東、河南，都統葉臣等定山西。清世祖亦旋以十月由瀋陽徙都北京。於是引狼入室，大好河山竟拱手讓諸異族矣。

自成既敗，遁還西安，遣將扼守潼關。清主定都北京，卽命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，偕吳三桂、尚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蒙古兵，赴榆林、延安以拊陝西之背；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，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。自成前後受敵，乃棄陝西，自武關走湖廣，衆尙數十萬。清廷命阿濟格等追擊斬之。多鐸見西事已定，遂分兵直下江南。時史可法方開府揚州，遣將屯田開封，爲經略中原計。清兵

奄至，可法告急於朝，士英故寢其事不即報。總兵許定國遂誘殺高傑，走降於清，可法兵勢益蹙。弘光元年（清順治二，西元一六二九）三月，清兵方渡淮，而左良玉在湖北，以士英裁其軍餉，傳檄遠近，藉口擁護太子。（時有北來人王子明冒稱太子繫獄中）清除君側，遽自漢口列舟東下。南都戒嚴，急召可法入援。良玉至九江病死。而清兵已破泗州。可法乃遄還揚州，分陴固守。上疏告急，不報。凡拒戰七晝夜，城陷，死之。

多鐸既陷揚州，遂率衆南下。時鄭鴻逵已封靖虜伯，與鄭彩聯兵守京口。清兵至瓜洲，取民家門欄桌椅結大筏，燃燈燭，施號礮，亂流而下。南岸守兵以爲北騎渡江也，礮石擊之，日奏捷報，門鼓角震天。京口民牛酒犒勞，歌舞騰發，而清兵從坎壘橋狹流輕舟飛渡。黎明，升高阜，設亭障，擊鼓吹螺，大隊開開，放舟蔽江而南。諸軍始覺，倉皇列陣甘露寺。清縱鐵騎蹙之，悉潰。鴻逵與彩等以舟師入海，走福建。清兵遂取鎮江，西向南京。帝於夜半跨馬出通濟門，奔蕪湖，依黃得功。得功驚泣曰：「陛下死守京城，臣等猶可盡力，奈何聽奸人之言，倉皇至此？」帝曰：「非卿無可仗者。」得功曰：「敢不效死！」既而劉良佐以清兵至，（良佐先已降清）得功督將迎戰，良佐大呼招降。得功曰：「汝乃降乎？」忽

飛矢中喉左偏。得功知不可爲，拾所拔箭刺吭死。總兵田雄遂劫帝降清，江南北悉爲清有。

南都失守，清廷命貝勒博洛爲征南大將軍，進攻浙江。馬士英先已遁至杭州，迎戰不利，渡錢塘江東走。潞王常淂遂以杭州降，浙西悉入於清。時太祖十世孫魯王以海在台州，兵部尙書張國維、定海總兵王之仁等迎王監國，盡驅錢塘江民舟，列兵江上。西取富陽，以扼上游；遙通太湖義兵，以謀恢復。先是，唐王聿鍵在杭州，（聿鍵，太祖九世孫，封南陽。崇禎時，以倡義勤王得罪，禁錮鳳陽。弘光時釋出，令徙居廣西平樂府。行抵杭州而南都覆。）力勸潞王監國，不聽。會鄭鴻逵、鄭彩自京口至，與王遇語及國難，王輒沾泣襟袂。二人奇之，令副將江美鼐、鄭升衛之入閩。至水口驛，福建巡撫張肯堂具啓迎謁。王復書言：「兩京淪沒，陵寢暴露，懷枕戈復仇之志而無其地，流離蹈海，幾作波臣。惟天南一片土，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。」肯堂乃與巡按御史吳春枝、禮部尙書黃道周、南安伯鄭芝龍謀，欲奉王監國。芝龍意猶豫，以鴻逵所迎，勉就約。閏六月癸未，羣臣三上牋勸進。丁亥，監國於福州，建行在太廟社稷。頃之，從鴻逵議，遂以丁未祭告天地祖宗，即皇帝位於南郊。改福建爲福京，福州爲天興府，就布政司爲行殿。大赦，以明年爲隆武元年。遙上弘光帝尊號曰聖安皇帝。撫有福建及西南各省，特仙

霞嶺爲國防，及戊申而魯王監國於紹興，於是閩、浙竝立，啓閩爭之漸矣。

清兵之南下也，人民多不服。及薙髮令下，抗拒者尤衆。兼以降臣叛將之肆虐，義憤所激，乃益切。於是江南義兵紛起，或通表隆武，受其封拜；或近稟魯王節度，藉爲聲援。閩、浙兩方竝倚以爲阻格清兵之具焉。然民兵起自倉卒，未更訓練，餉精兵仗又時虞不給，徒恃忠義之士之奔走呼號，慷慨鼓舞而已。清廷以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，命大學士洪承疇招撫江南，總督軍務，竝駐江寧（時已改南京）應天府爲江寧府，貝勒博洛駐杭州，俾擊義師。由是，上下江及太湖諸軍皆卽破滅，長江下游復入於清。閩、浙藩籬旣撤，情勢乃日亟。

當馬士英敗遁時，阮大鍼等亦南走，復煽亂於魯王朝，使與諸義師拏。閩中頒詔於魯王，魯王欲受，而熊汝霖、張國維執不可。魯王遣使閩中，隆武帝發銀十萬犒師，士英嫉總兵方國安縱兵劫奪之，且聲數閩中罪狀，以爲非所宜立。於是嫌隙始構，閩、浙如水火矣。

第三章 隆武覆敗與芝龍降清

隆武之立，繫於鄭氏。故於行次建安，手敕答芝龍勸進監國箋云：「漢、唐中興，各有成資。今止一隅，勢非昔比。況孤庸質，恐羞祖烈。惟是先生兄敬弟忠，勳猷夙著，前靖虜伯（鴻逵）奉孤南來，實惟先生是奔是依。自孤勉允監國之後，專望先生兄弟在朝，則孤之心膽也；在邊，則孤之左右臂膊也。孤占先生等才，不愧太祖臣子。至於諸將，則均有安危之寄，一統告廟，功成封侯，孤必不負。」其依賴之專與企望之切，概可想見。及即帝位，遂進封芝龍爲平夷侯（一作平虜侯），鴻逵爲定清侯（一作定虜侯），竝賜號「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」。又封芝豹爲澄濟伯，彩爲永勝伯。尋晉芝龍平國公，鴻逵定國公，賜芝龍長子森國姓，改名成功，封忠孝伯。既又封芝龍部將施天福爲武毅伯，洪旭爲忠振伯，林習山爲忠定伯，張進爲忠匡伯，陳輝爲忠靖伯；鴻逵部將陳豹爲忠勇伯，林察爲輔明侯。兵事機宜，悉芝龍爲政。

隆武初政，以恢復爲急圖，遂以天興、建寧、延平、興化四府爲上游，汀州、漳州、邵武、泉州四府爲下

游，各設巡撫。於是集議戰守兵，自仙霞關而外，宜守者一百七十處，計兵十萬，戰兵如之。合閩、浙、兩粵之餉不足供兵食，乃令撫按以下捐俸助饟。官助之外有紳助，紳助之外有大戶助。又借徵次年錢糧，括府縣庫儲，雖毫釐令畢輸。不足，乃大需官爵部司價銀三百兩，後減至百兩，武劄僅數十兩或數兩，然無俸無署，空銜而已。帝好學通典故，以鄭氏擅國，不能有爲。芝龍、鴻達屢薦私人爲要官，帝不盡從，由是怨望。及清廷遣黃熙胤招撫福建，熙胤故御史，芝龍與同里，密使通款。帝數促芝龍出師，輒以餉絀辭。大學士黃道周知芝龍終無出關意，乃自請募兵江西，號召羣帥。是年七月，帝給以空劄百函，齎一月糧，以虛聲鼓動，得卒九千人。從廣信出衢州，所至撫安遺黎，聯絡聲勢，遠近頗響應。進至婺源，遇清師戰敗，被執，送江寧，不屈死。芝龍則開府福州，坐見九卿，入不揖，出不送，方倨泰自喜也。

當是時，湖廣總督何騰蛟招降李自成餘黨郝搖旗（賜名永忠）及自成兄子李錦（賜名赤心）之衆四十萬，立十三鎮以與清、荊、州之軍相拒。左春坊左庶子楊廷麟亦募兵數萬守贛州，屢勝南昌清兵，收復吉安。二人聲勢，旣大震湘、贛，遂各疏請移幸其地，徐圖匡復。帝亦知芝龍不可恃，即以十二月移駐建寧，而令大學士蘇觀生先赴南安募兵，以芝龍留守福州，司轉餉。芝龍念物論不平，乃